

劇叢之一

救星

虞棘作

東文協主編
新華書店出版

救星

虞斌

——四幕話劇——

第一幕

日本宣佈投降後的一天拂曉，片片烏雲飛過天空，朦朧的月亮時隱時現的向西落下去。

這裡是漢奸趙保原部盤據已久的×鎮，在我解放軍大進軍的聲勢下，這天半夜漢奸部隊，向南潰竄了，——鎮頭有一道圍牆，圍牆下邊是一條直通郊外的南北大道，圍牆上坐着劉某自衛的大標語，道北頭路東是一個柵欄門，門旁懸着一個木製的公共佈告欄——上面亂七八糟的貼着一些敵偽佈告。

路西丁字路口上，有一株快要乾死的老柳樹

，枯萎的樹葉搖蕩着中國藥房之半部。

西廂塗着白十字的外窗，緊緊的閉着，牆上貼着一張「本號敬業收賬」的褪了色的小紅紙兒。

鎮內冒着一柱柱的濃烟，人門遠遠的嚷着！

——救下了！救下了！

——都快滾去吧。

——……………

狗三五隻咬成一團。

——有善，我的孩子……你回來呀！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穿着被火燒的滿身窟窿的破衣裳，披頭散髮，泥泥的從雨邊狂喊着過來！

她——張有善的媽自是更有善因爲有一嫌疑——漢奸趙保原抓去以後，幾每天哭哭啼啼的偷着哭，更加上漢奸隊伍，在潰退之前，又在四安就上了火，她僅有的一點「破家當」也給他搶掠一空。這嚴重的刺激使她不能再受下去了，於是驚呼而氣滿，而竟顛起來——她仰着頭張着嘴，直着天道過去了。她的向柳樹跪下。

張有善的媽（下稱張媽）：趙司令！你老人家開恩典，放了俺那有善吧？我眼前祇有那麼一個兒子，啊！司令，也不會私通八路啊！司令……（突然直瞪着眼睛，好似一切都不害怕似的）——同老柳樹慘哭着，）什麼！他有嫌疑！你不……？請！捉了我的孩子，又放火燒了我的房子……我……！你打吧……！向老柳樹撲過去，率倒在地上）你打吧……！打吧！啊！打吧！救命呀……！（她想爬，爬不起來）哎呀！（她打了一個滾兒，便靜靜的躺在樹下了。）

（從北邊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不，她今年才二十八歲哪！只因她丈夫李福叫漢奸趙保原捉去當兵之後，使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再加上苛捐雜稅，有知無已逼得她……孩子連樹葉子都吃不飽，於是：「飢餓」「悲鬱」「利刃似的剝奪了她的青春，唉！怪不得遠遠望去已像四十開外的中年婦人吶，——她匆匆的向前走着）

張媽：（呻吟）唔——哎呀！

李婦：啊！（驚惶的回過頭來）誰？（四處張望着）

張媽：哎呀！救命呀！

李婦：誰呀！誰？（找着樹下的張媽）哎呀！大婦，你這是怎麼啦，（扶起張媽來）噯！怎麼滿臉都磕破了！啊！

張媽：（突然站起，拚命抓着李婦的胳膊，慌慌着）你……！賠我的孩子！賠我的孩……呀！

李婦：（莫名其妙）啊！你……！你……！

張媽：唔！（又軟弱無力的跪在李婦面前）你！菩薩奶奶，保佑着把俺那孩子放回來

吧！

李婦：（焦急的自語着）這是怎麼回事？

（南邊有人說話走過來）六叔，你說他能跑到那裡去？）

李婦：（轉過頭來着急的）誰在那邊說話快來呀！

王三：（一個口快心直個性強悍的壯年農民光着膀，赤着腳，邊說邊跑過來）誰？

李婦：老三，快來！有善家大爺……

王三：她怎麼會跑到這裡來了。（忙把滿咀白沫的張媽扶起來）

張老六（下簡稱老六）：（他是個胆小怕事的中年農民，挑着一對水桶，從南邊走過來）找着了。

王三：唔！快把他攙回家去吧！

老六：他家的火剛才救下，「破爛破戶」的叫他家去幹甚麼？

王三：那就先攙到俺家去息好，走吧！大嫂你在那邊攙着。

李婦：不，我還得去找鎮長哪！

張媽：（睜大眼睛）啊！鎮長恁這些惡盜，（掙

出手來攔着王三）恁提了俺的孩子去，又

是來捉我！噯呀！命啊！

（王三忙把她捉住）

李婦：噯呀！她這瘋嗎？

老六：對了！沒想到她一下子會瘋成這樣！

張媽：（又掙扎出來向王三跪下）鎮長：求求你，

給世把有善婆出來吧，還有——俺那些破爛東西。

王三：大爺！我不是鎮長啊！

老六：大嫂！他是王三哪！你別糊塗了快跟着到他家去歇歇吧！

老六：（鎮長畢公忱家的老僕人一個絮絮叨叨多咀晚舌）的老頭，他拿着一封信，從南邊走過來）噯！天還不亮，大伙兒站在街上亂吵什麼？

張媽：（怒目戟指的又向老韓）畢公忱，俺跟你有

甚麼世冤世仇？你憑什麼領着大兵把俺的

孩子給抓去了，你……你……（又逼近幾步）

老韓：（很驚奇的）這是怎麼回事！

張媽：（又向老韓跪下）請長；你好好心腸的人，

拍拍手你就過去吧，儘管有着他那份「驢

脾氣」你還不知道嗎？請長你夫人不見小

人怪」看在一「老家」身上把他保出來吧！

老韓：我不是請長，我是老韓哪，你還是想請幹

甚麼？

王三：（又扶起張媽）大爺你快走吧！

張媽：怎麼又這樣呢！（臨陣王三拚命的向北

跑去）救命呀……

衆：哎呀！（老韓老六吓的躲在一旁）

王三：（一把將張媽一推跑開）（回頭向老六）

六叔走，咱倆再把他攔回來吧。

老六：我跑不動呀；（指李婦）你去吧！

李婦：不，我還有事哪！

王三：走吧！走吧！管有甚麼事也是先救人要緊

哪！（拖着李婦向北跑去）

（北邊的狗咬成一團）

老韓：老六，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六：別提了！老韓你不知這張有善的下落？

老韓：張有善？

老六：唔。

老韓：（吞吞吐吐的）昨天還押在黨家樓家後風

裡……也許晚上叫他們帶走了吧！

老六：帶走了！

老韓：不，不，我摸不清楚！

老六：唉！也難怪他媽能氣成那個樣呀，一個六

十多歲的老婆子，那能經得起這麼些折

磨哪！唉！叫隊伍上抓了去，一押就是

半「拉一具隊伍走了還不捨氣，又給她把

房子點上了火，東西也搶了個亂七八糟，

這些事都擠在一塊口管叫誰也受不了哪！

（稍停）可是話說回來了，有善這個孩

子，也太去強了，動不動就和隊伍上找別

扭，那還不是「爭着搶破磁石頭」自找難

看？

老韓：是啊！年青人心裏一窩火也沒有，憑着

好好的日子不過他偏要去私通八路幹甚

呢？

老六：甚麼？憑甚麼的？因為張有善私通八路才

領着兵把他抓起來的嗎？

老韓：這個……我也摸不清楚，胡連長在俺後屋過堂的時候，我偷着聽了幾句，胡連長說張有善是私通八路的土匪，張有善不承認氣得胡連長親手拿起鞭子來打張有善好一頓揍，罵他不該背後說趙司令是漢奸，噫呀！張有善氣傢伙也真真是個好漢子，眼着把鞭子都好打斷了可是這一句話也沒說，滿嘴裡還是不三不四的說甚麼趙司令不該當漢奸，又說甚麼國恩國仇什麼了二鬼子，對不起中國人，他這話可真把胡連長氣得眼珠子了，立刻叫兵拿他，砸上了腳鎖，該是罪了重哪！

老六：噫呀！完了！完了！

老韓：（突然想起一件事憤慨的）噫呀！我這個人就是說話沒個頭兒，差一點就壞了辦事，我得去送信了，老六，你快回家去吧！（翻門走）

（中西藥房的門開了，李雅軒——一個帶着近視眼鏡，留着半白鬍子的老頭，他是

個兼通中西醫術的老基督教徒人們都稱呼他「大先生」——他既精通着漢奸趙保元的「重稅懲罰」以致使他歇業收賬，但又不知道光南的甚麼地方，只好成大價讓着「末日到了」——他的懲罰一直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他皺着眉頭走出門來）

老韓：（恭敬的）大先生您起來了！

老六：大先生您還不見你起來幹甚麼？

雅軒：半夜說說你這話，胡里胡塗的亂吵，再也沒能說着甚麼道理了！您知道嗎？

老六：噫！您看他瘋了！

雅軒：瘋了？瘋了？我這門口「大局」呀！

老韓：您這瘋的說「大局」怎麼樣呢？

老韓：我……我……只是昨夜裡上來點

鐘的時候，半睡半醒的聽人當面的說是八路……咱這就出來了，隊伍要往南撤，叫俺大學學的……收拾收拾跟着走，後來……

啊！這氣不知歸了。

雅軒：怎麼？公仇也跟着走了。

老韓：走了！

老六：只他一個人？

老韓：家裡都走了，祇留下我和四掌櫃的在家看門，唔還有……

雅軒：還有誰？

老韓：不，不！沒有誰了。（好像又想起甚麼個人的）噯呀！噯呀！一說又說了那這多的話，我可該走了。

雅軒：那裡去？

老韓：四掌櫃的打發我去給李玉卿送信哪！（往北走去）

雅軒：唉！（自語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真悶人！

老六：大先生，你說，這些東西走了，八路還能到這來嗎？

雅軒：……來吧，反正是「末日到了」管誰來也一樣啊！（長嘆了聲）咳！

王三：（從北邊跑過來）哎呀！大先生也起來了，正好，你快給有善家大爺去看看病吧！

老六：怒攆上她了！

王三：她比好人都跑的快呀！我和李福老婆一氣跑到北邊上好歹攆上。俺倆死拖硬拉的把她攆到李福家去了，大先生，你趕快去看吧，才得的病還好治啊！

雅軒：唔……（點頭）她怎麼一下子能瘋成這樣？

（一個女人在北邊喊着）「老三」！「老三」！

王三：（大聲的）在這裏啊！

雅軒：誰誰？

王三：俺媽！

王三的母親：（下稱王母）——（五十多歲的農婦，小胆怕事氣呼呼的從北邊過來）老三！人家都家去了，你還在外邊幹甚麼？快家去！

王三：知道了！

王母：沒看見還有你這樣東西這種年頭「半宿半夜」的跑出來干甚麼？

王三：幹裡火燒了這些些房子，還能蹲在家裡眼

看着不救嗎？

老六：咳！這麼早的天不叫救得快這回還知道能

掛連上多少房子那！

雅軒：「主」懲罰！「主」的懲罰！

王三：他媽的怪不得有善背後罵他們趙保元這

份子滿臉凶仇，簡直是臨死不留下處……

王母：（拉了王三一把）你，這種「時日」你怎

麼敢說這樣的話。

王三：怕甚麼！（向雅軒）大先生，是，咱還是

趕快給有善家大爺看看病去吧！

雅軒：唔！（沉思）這是神經病，（推辭的）

我怕治不了吧！再說……

王三：大先生你快別推辭了，你治不了，誰能治

？

雅軒：不，我倒不是推辭，這個……這個……我

如今叫一大局……陰得我心裡亂紛紛的那有

心緒來看病哪！我看還是等「大局」有個

頭緒再說吧！

王三：你還能看着他瘋了嗎？

王母：（又拉了王三一把）「場天有大家」還得

着您「出頭露面」的管閑事。

王三：你懂甚麼？街坊鄰居出了事，大伙就應該

想法子嗎！

老六：這個事可比不得別的事呀，老三，剛才老

韓說張有善私通八路犯了劉家高死罪，他

家的事咱敢出來管嗎，若是趙司令的隊伍

再開回來，咱也得跟着辦呀！我告訴你

還是老實點吧！可別去瞪着兩眼往裏惹禍

呀！

王三：詩！老實！老實就不遭罪了嗎，東街瞎四

倒老實，趙保元的隊伍硬是拉他……去作

踐，瞎四眼還搗了搗一刺刀就塞了個「透

眼透」這意思他不老實。

雅軒：唔……（歎息的）「真光宗末日到了」！

王三：南莊上張源德一家五口硬是揭了……掛上了

吊，這也怨不上我，咱啥裡這回……掛上

了三十多一發一房子，亂七八糟的東面，

跌走了三十多馱子，這都怨咱不老實，叫

我看，咱就是太老實了，要幫張有善

那樣呀！……趙保元的隊伍也不敢那樣欺

賈咱們。

雅軒：敗壞吧！去會懲罰他們的！

王三：官善及說壞了，他這趕巧正在這兒，咱們就

別打草驚蛇，要與酒大牛日子還是得八路

過來！

王母：（屬實的）你這敢胡說八道！快給我滾

了滾去！（拉住王三）

王三：（被拉）這，怎麼敢胡說八道！張有善頭

幾年親自到八路上查過觀，他回來告訴

我這八路軍住的工夫老百姓簡直是上了天

堂，那官善的頭吹出地方叫漢奸他媽作踐

的已不認人了，真搭上四個來月不下一滴

雨，咱們這怎麼過嗎？

李婦：（在裏面）王三，老三，你這個人

就這：把一個瘋人扔在俺家裡你就不

管了！

王三：那能不管，我這就是來請大先生去給她看

病哪！

李婦：那就快去把！她老是直瞪着兩眼，滿嘴裡

吐白沫，真能嚇死個人啊。

王三：是啊！大先生咱快走把！

王母：你又多嘴！

王三：你……（不高興的退到樹旁）

李婦：大先生，你……

雅軒：等一會再說吧！

王三：（神氣的指着南邊）咳！都別作聲，看南

邊不是有個人往這裡跑？

衆：什麼？（都注視南邊）

雅軒：在那裡？

老六：（那裡）我怎麼沒看見！

王母：整人假「二虎八道」的在那裡有人啊？快

給我滾去！

王三：不，（向李婦）大嫂！你看：你看駝南頭

那個岔道上不是有個黑影兒朝這裡跑？

你看：往西拐過去啦！你看……

雅軒：在那裡？你們年青人總是這麼好眼色，我

到底沒看見。

李婦：（轉過身來）跑的還很急哪！咱們都家去

吧！剛才我聽見駝北頭好像也有人走道哪

！

老六：（驚悼的）真的麼？

雅軒：噢！說不定又開進隊伍來了吧！

王三：（突然高喊起來）有善！有善！

衆：（不約而同的）誰？（又注視南邊）

王三：（喊着朝南邊去）有善！有善！快！這裡

呀！

王母：唉！怎麼事他也得搶頭！

老六：有善怎麼回來了。

雅軒：等回見個面兒吧，也許他會知道「大局」

的情況。

王三：真沒想到還能回來（一面說着一面拉着）

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南邊滾過來，這個

青年就是張有善，他是一個不畏強梁，傾

向真理的執情愛國份子）

衆：（驚奇）你……

張有善：（一下稱有善）大伙兒不會想到是我

吧！

王三：誰能想到你這個時候能回來呢？走！走！

你家大爺……

王母：（又拉了王三一把忙用話岔開）有善！你

怎麼回來的？

有善：說起話來真嘖，昨天晚上漢奸隊伍要是不

跑的話我也別打算再回來了！

老六：他們道上把你放回來的嗎？

有善：放回來？哼！他們本來打算今天傍晚天就

舉槍捉我哪！

李婦：噫呀！那末……你是怎麼出來的。

有善：你聽我慢慢的說呀！昨天晚上漢奸隊不是

拉着跑了嗎……

王三：媽個×的臨走還拉走了三十多頭牲口去，

又放火燒了二十多間房子，你……

王母：（又拉了王三一把）你又惹打岔。

雅軒：有善，你知道不？他們爲什麼要拉着走

呢？

有善：我聽押戶的那幾個當兵的說，八路軍圍過

來了，趙保元下令各連這種的隊伍趕緊往

南撤，媽的，我跟着連頭好夕走出八九里

地，就遇上了八路軍的埋伏了，八路軍

轟轟的放了幾個手榴彈你看他吧，漢奸除

滾的滾爬的爬，四零八散的往南跑了，還

時候我嚇了個空就跑回來了！

王三：好！好！狠打那些王八蛋！

雅軒：唔（洩憤）「主的」懲罰！

李婦：你回來可好了！快到俺家去看看你家大爺吧！

有善：我媽怎麼的？

王三：（搶着說）你是不知道啊！二鬼子臨走的時候把您的房子給踏上火了，東西也叫他們搶了不老少去，你家大爺子叫他們氣瘋了，當面就野的亂跑，剛才俺倆。（指李婦）好歹才把爺抓回哪！

有善：唔！（流着泪）媽的積原這地沒好，抓了我去還不捨氣，這一燒我的房子搶我的東西，又把我媽給氣瘋了，……哼！

雅軒：別生氣了！我這就和你一塊兒去看看賊長！

王三：俺早該就去了！

王母：你……

李婦：咱們快走吧！這會不知道甚麼樣呢？

有善：（歎足）趙保元這個王八蛋，害的我太苦

了，早晚我非報這個仇不可（正要往北走）！

李玉卿：（下稱玉卿）——（一個念過詩書做過買賣的富紳從北邊倉促的帶着才韓正過來，——誰在那裡說話？

有善：我！

玉卿：（近前看了看驚奇的）哎呀！你，你，（稍停）幾時回來的？

有善：（冷冷的）剛才，你想不到我會回來吧？玉卿：你回來了！可真是萬幸！（轉向雅軒）雅軒，走，咱們商議個事兒去！

雅軒：我要去……

王三：有甚麼事兒一會再辦吧，大先生要去給有善大爺看病哪！

玉卿：那末，你先帶一帶雅軒，你到屋我和你說幾句話就行了。

雅軒：好！（兩人走進屋裡）

王三：大先生快點啊！

雅軒：（嘆聲）就走。

老六：噯！老韓！你在北邊沒聽見甚麼動靜嗎！

老韓：怎麼沒有？李玉卿家的老馬起來挑水糶糶

糊糊的看見有五六個人往西下去了！

衆：甚麼？

老韓：他說聽聲後面還有哪！

王三：定準是八路！

玉卿：（和雅軒從藥房裡走出來）誰？說定準是

八路呀！

老六：大先生八路到底要到咱這裡來呀！

雅軒：你怎麼知道？

玉卿：誰說的？

有善：不管是誰說的，八路真能過來的話，咱們這

裡可就算救了救星了，再不用受鬼子漢奸

的欺負了！

玉卿：誇！（北面狗咬）

有善：咳！真神來了！您都別動，我到北邊看看

去，要是八路保險沒事，大伙兒都不用害

怕，我一會就回來。

李姑：你還是先去看看大孀子吧！

有善：那也不慌，還是這個事要緊哪！（向北

跑）

王三：有善！等一等！我和你一塊去！

王母：（一把拉住）你……

王三：怕甚麼？你真小胆！（掙脫了邊就逃向北

跑去）

老韓：這些傢伙真胡鬧！

玉卿：「初出犢兒不自虎」還是吃虧吃的輕了？

老韓：你先走吧，我在這兒靜靜，

住會兒我就到櫃上去，（老韓轉身向南走

去）

老六：噯呀！剛走了一邦又來了一邦，咱再怎麼

過呀！

王母：（向玉卿）大兄弟，你知道不？八路軍還

能比趙部的隊伍厲害嗎？

玉卿：誰知道呀！我可聽見鎮長說他親自聽過趙

司令的演講，說八路都是些「紅眼紅鼻子

紅吼紅頭髮」的「妖兵」到處裡「生吃活

人」哪！

衆：噯呀！

雅軒：（不大相信的）就說八路軍厲害吧！也不

能是「紅眼」「紅鼻子」呀，這是不合乎

生理學的。

玉卿：這是鎮長跟富廷說的，他這還會撒謊嗎？

老六：噫呀！這不是一邦不如一邦，越弄越厲害嗎？

王母：大兄弟，你說八路來了，咱們這些人可怎麼

辦哪？

玉卿：「三十六着走爲上策」還是得出去躲躲才

好！

老六：叫你這麼一說是得躲躲呀！

李婦：怎麼躲？一個老娘們往那裏去躲呢？

玉卿：你是一個「女流之輩」更該「迴避」迴避了，再說你男人還在趙司令那兒「當差」你要是不躲一躲，叫他們知道了還罷不抓你嗎？

雅軒：走，也不是辦法，如今那裡也不是「天堂」

「地獄」！

玉卿：我還聽鎮長說過，那些「紅匪」是「見錢

紅眼」，「愛財如命」不走咱們就得化錢買

命！

雅軒：唔！（點點頭）

老六：咳！好歹算清閑了半宿，這又來了，真是

「未解」到了不出「真龍天子」天下是不會太平的。

雅軒：「王」你怎麼救我們。

玉卿：憑「天」由「命」吧！（大家低下頭去）

王三：（從北面跑來急切的）不好了！不好了！

是戴銅帽子的鬼子兵啊！

衆：啊——（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大家注視着

王三）

雅軒：有善呢？

王三：又捉去了，咱們快跑吧，（一面說着一面拉着王母往南跑去，李婦，老六，亂哄哄的跑了，玉卿手足失措）

雅軒：玉卿你到我家躲躲吧！（兩人走進屋去）

（街上靜悄悄的，只剩下北邊的狗仍在汪汪的亂咬著。）

（一個戴着銅帽子的兵——他不是鬼子而是八路軍裡的一個通訊員，——和張有善一塊從北邊跑過來）

有善：咳！都那去了！

通訊員（下稱員甲）：許是都吓跑了把？

有善：這些傢伙太小胆了，同志你先別着急，等

我再去找他們再招呼過來，（稍停）我說

同志，剛才和我說話的那位指揮員是不是

叫陳——陳子豐啊？

員甲：對！您怎麼認識他？

有善：前幾年我去奉綏的時候，好像在那裡和他

談過話似的，怪不得一見面就面熟哪？

也許你想不起來啦！

員甲：你貴姓啊？

有善：我姓張有善，等會兒咱們再細談吧，我招

呼人去，你快來請指揮員過來，別讓家講

講話吧！省了大伙兒擔心受怕的！

員甲：好！（向原處回去）

有善：（喊着向南跑去）大家伙都快回來吧！是

咱們自己的隊伍啊！咱們的敵人是誰軍過

來了大家都快出來吧！（嘩嘩片刻）（中

西藥房的門悄悄的开了一扇）

雅軒：（探出頭來向北看了看，隨即蹣跚地走了

出來，環顧了一下向門裡的玉卿招手）出

來！出來！玉卿快出來！過來了！

玉卿：（悄悄的走出來，低聲的）剛才張有善那

呼甚麼？

雅軒：我祇聽見他眼瞞着說是八路過來了！

玉卿：壞了！我快家去看看吧！（有人從北邊過

來）

玉卿：啊！（張口結舌的，躲在牆角）

（張嘴也向門裡倒退着）

政治指揮員（下稱政指）：（二十來歲，八路軍

的政治工作幹部）：（二十來歲，隸從北邊走過

來）誰？唔，是二營長先生啊，別害怕

！別害怕！我們是八路軍，剛開到這兒來

的！

玉卿：（戰戰兢兢的）「久仰！」「久仰！」

雅軒：（端躬躬腰）「歡迎！」「歡迎！」

政指：二位老先生貴姓啊？

玉卿：啊……

雅軒：魏姓李！我倆都是一族人。

政指：府上在那裡住？

玉卿：（支吾的）這……這……這……

政指：（笑了笑）二位老先生望着我害怕是不

是？

玉卿：不敢！不敢！官長老爺！

政指：不要客氣，以後叫同志就行了！

玉卿：是！同志！

王三：（在兩邊神氣若的走過來）真……這

關了這甚麼事，早知道是八路軍，怎麼還用……

王母：（眼望着過來）你還是……家去吧，（看

見王三突然變了話）住到王三身後去）

政指：快！把！都不用害怕，我們是八路……

雅軒：（隨口答話）不害怕！不害怕！

王三：同志！這……是……

啊！……早……道……我……

我……了……眼，一……

，……我……

政指：……我們從來沒到過這裡，大伙兒免不

了……有……

王三：我……

王母：官長！（忙搶着說）俺莊戶人甚麼也不知

道呀！

王三：（瞪了王母一眼）同志，我叫王三，有甚

麼事你就說吧！

政指：……住過漢趙原多少隊呀？

王母：……呀！……俺莊戶人可真不知道了！

政指：（面帶驚色問）老大娘！你老是怕我們是

不是？

雅軒：……同志，他們婦道家實在是不

知道……

玉卿：官……同志，要……

……面……「都不用害怕」一面

領着……和……

有……（……）

你看……有些……

……

……

來，你……

政指：……也不……

來活動，即便大家……

沒親眼看見過，何……

常在這裡住，他們硬給我們遠謫下唬老百姓，這就難免大家要對我們有些誤會了！

玉卿：（鞠躬）不敢！不敢！

雅軒：是！是！這是實情！

政指：現在呢！鬼子已經投降了，漢奸趙保原也

完了，大伙兒再也不能受他們的作踐了，

我們大路軍過來以後請大家安心放寬，

慢慢的咱們熟識了大家就自然知道我們的

隊伍，到底不是像鬼子漢奸說的那個

樣子！

王三：鬼子漢奸淨是在那裡說他自己啊！殺人

放火，真毒民女！

王母：你又多說話，「官長同志」寄這個孩子是

個二虎，說錯了話，你千萬可別見他的怪

啊！

政指：那能見怪老大娘，這位大哥說的都是真情

實話哪！

玉卿：是！是！……

政指：天快亮了，請大家都先回去，把我的話告

訴那些沒來的人，叫他們也都不用害怕，

等明了天咱們再在一塊詳細談談，您說好

不好！

玉卿：救命！救命！

衆：（鞠躬同志！）（大家欲散）

有善：先別着急走！萬趕快家去燻點水，給同志

們喝。

衆：是！是！（四下散去）

有善：（向王三）三哥！你快去找房子去，好讓

同志們住！

政指：這屋裏去驚動大家夥了，等天亮了再找房

子吧！

王三：不，不！那好叫同志們在屋外坐着呢！

（說着往南跑去）

王母：你……

有善：怕甚麼？你就是這樣，快回家燒水去吧！

王母：（嘆口氣）咳！（向北走去）

政指：（向有善）你還是把那王大哥叫回來吧

，這時候去叫人家的門，不好啊！

有善：不要緊！不要緊！同志們走了一宿，早找

個地方好早休息！

玉卿：是！是！「鞍馬勞頓，應早休息的！」

（烏雲遮滿了天空，多日未見的雨，淅淅

灑灑的落下來）

政指：（望望天空）噢！下雨了！

有善：嗟呀！從過了年這還是頭一場雨呢！指導

員，我看你先到官廳外避避雨吧！

雅軒：歡迎！歡迎！

政指：不必麻煩，我得去看看隊伍哪！

有善：也好，我這幫幫玉卿和同志們找房子去

了！（向南跑去）

政指：你不必去了，雨越下越大……（向玉卿，

雅軒）下雨了，二位老先生請回吧！等回

見我再來領教！

玉卿：不敢當！不敢當！
雅軒：不敢當！不敢當！

玉卿：等會兒，我定準來聽官長同志的訓話，

政指：不客氣，請回吧！

玉卿：（鞠躬）失陪！失陪！

（政指，員甲，向原地走去）

雅軒：玉卿！看你確不像你說的那樣厲害啊！

玉卿：剛才這一個說話，到挺和氣的，不過（疑

惑）怎麼變了樣呢，公忱和富廷都說長編

眼不見的，他們說的是一「鑿鑿有據」啊！

這是怎麼鬧的？

雅軒：管他怎麼鬧的，瞞個空兒你快家去吧！

玉卿：不，我還得先去看看官廷！

雅軒：那末，你就快去吧，我得回家去關上門呢！

（進屋關門）

玉卿：（自言自語的）奇怪的很呢！（正要往北牽）

張媽：（從北邊跑過來）還我的孩子呢！有聲！

……我的孩子，（向玉卿奔來）

玉卿：你這是怎麼啦？

張媽：鋪長，你還我的孩子啊！（跪下了）

玉卿：誰是鋪長啊！你這麼胡說八道的，叫八路
聽見怎麼辦？

張媽：啊！（詫異的）八路！八路來了麼？

玉卿：來了！有善也回來了。

張媽：真的？

玉卿：我哄你幹甚麼？有善又叫八路捉着辦事去
了，你快去找吧（說完向南走去）。

張媽：啊！（直瞪着眼）不，八路沒來，有善也

沒回來，（她想着爬起來但又被摔倒了，她掙扎着，嘶啞的狂喊着）有善！我的孩

子啊？……

（雨更大了，刷刷的落在張媽身上）

（幕閉）

第二幕

這是鎮長畢公忱客廳之一角。

左方是客廳的南壁——東端是前院的外門，門外掛着竹籬，兩扇玻璃門緊閉着，門裡的壁上掛着名人字畫，特別刺目的是壁上高懸着漢奸趙保原的肖像，像兩旁掛着題的兩付對聯，聯文是：「中日親善和平救國」——經詞堪稱絕妙。東亞——靠牆有一張小茶几，茶几兩旁掛兩把精緻的藤椅，茶几上擺飾着茶具。

右方是客廳的西壁——南角有一個小角門，門上懸着小橫匾，門旁貼着一副入彀進」的小紅貼兒，門裏斜放着四扇軟屏，屏前是一張茶几

，茶几放着一些古董「擺什兒」屏後隱着通西院的外門。

舞台中央斜放着一張麻將桌子，桌布上散放着竹牌，燭台酒瓶美孚燈……痰盂裡滿堆着紙烟屁股亂七八糟的東西，拋了一地。

一切景呈現着浮囂零亂和死沉。

老韓正在坐着打盹，外面澎澎的敲着大門。小角門開了，鎮長的四弟兄畢富廷歪戴着帽

子，刁着烟捲皺着眉頭走出來。

畢富廷：（下稱富廷）——（向老韓呵斥的）外面敲門敲的這麼急你沒有聽見麼？

老韓：啊？甚麼？

富廷：（嚴厲的）外面有人叫門快去看看！

老韓：（連忙答應）唔！唔！（要往外走）

富廷：先別忙。

老韓：（又轉回身來）唔！唔！

富廷：（於是八路幫叫開千武別開門）

老韓：唔！唔！我知道！（走出去）

富廷：（向小門裡叫）麻子出來！

（於墨印出來一個滿臉麻子的傢伙，上下
一身官衣，身上斜披着一個陸軍槍，他是
漢奸趙傑，留下的武裝特務）

麻子：（一驚）方官被開嗎？吳先生。

富廷：誰知道我讓老韓看去了！

麻子：（甚麼？）再他們進來吧！先釘倒幾個再

釘。

富廷：噫！那好這根骨失呢？麻子，從前咱們隊

伍在軍營的時候咱們愛怎麼着就怎麼着，

誰也管不住，可是現在八路來啦！咱再那

麼哥可就平不，司令都把咱們留在這兒，

是叫咱秘密工作，相機行事的，你不明

白麼？

麻子：這倒……我倒明白。

富廷：那就得格外加小心了，萬一露了馬脚，叫

八路抓住，自己掉了腦袋是小事，破壞了

整個的工作那可是個大事啊！

麻子：（驕傲的）那能叫他們抓着，不是我王麻

子吹牛，別說還是在這兒，頭二年連八

路住的地方我都常去「遊蕩」，從來還碰

上一會國隊的事，你放心囉！畢先生還

阿來的這八路幫子，我一定叫他們認識

認識我這老子的槍法，保險釘他個十個八

個的（狂笑）哈……哈……

富廷：那你可以試試。叫二有功之臣了，這

會你要把活兒幹漂亮了回去準能加官進俸

的。

麻子：當然囉，不爲了升官發財，誰來幹這個拿

着腦筋開玩笑的事呢？

富廷：不過你可千萬不要大意了，這槍筒好，裡

邊，白天就到後地窖去睡覺，晚上再出來

幹活。

麻子：唔！（點着了一支烟吸着）

富廷：萬一出了事，往這裡跑不及，就往李玉卿

家裡跑也行。

麻子：好。（外面有人掀竹簾）

富廷：（連忙站起）誰？（麻子迅速掏槍躲在門

後）

玉卿：（急忙慌促的進來）富廷。

富廷：大哥，怎麼辦才來。

玉卿：叫兩個八路截住了。

富廷：甚麼？

麻子：（急問）他們如今在那裡？

玉卿：啊！麻子！你怎麼沒走？

富廷：他留在這兒有事。

玉卿：噯呀！這可是胡鬧，聽說這回八路來了不

少的人哪！

麻子：不怕，不怕，你快說如今他們都在那兒？

玉卿：都在院外等着，找好了房子就開進來了。

（外面有人敲門聲）

富廷：又有人敲門。

玉卿：許是來找房子吧！

富廷：麻子你快到西院地窖去。

麻子：好！（把槍插在腰裡向西院去了。）

玉卿：你也躲躲吧！富廷。

富廷：等我把老韓叫進來，開明白了再說（向外

叫）老韓！（來回的響着）。

玉卿：富廷你和麻子留在家裡可不好，公比的名

聲挺大，他們還說不來剿家嗎？你們萬一

落到他們手裡，那還不是「束手待斃」，

我看你們還是走吧！

富廷：走歸容易，可是公枕要我留在家裡對付八

路呢！我那裡走。

老韓：（進來）！四掌櫃的外面有人叫門。

富廷：我知道有人敲門，你沒開門是誰？

老韓：是李福他老婆。

富廷：他來幹甚麼？

玉卿：剛才他在街上吓得往南跑下來，許是因不

去了吧！

老韓：讓不讓她進來。

玉卿：叫她進來吧！

富廷：你真好問題，不是還有別人，問明白再開門。

老韓：唔！（對富廷）

玉卿：富廷，你怎麼說不明白……

富廷：怎麼說？

玉卿：公忱回家時候，你為什麼不帶着說八路

是一紅線紅線……妖氣……怎麼同才

我在街上看見這個……何和……一樣，說

起話來極客氣（遺憾的）莫非他們還會七

十二變變？

富廷：（支吾的）這……不是變，是他們會裝，

從前我聽說他們的行為……妖麼……

好吧！住不上兩天他們就好動手殺人了！

玉卿：先甜後苦的……宰設計……

富廷：有理，叫你這麼一說，他們要是在

……住上十天半月的……這些人不就……

……嗎？

富廷：那能教他在這……住下，

玉卿：這時……咱們說……不好……呀！……

富廷：怎麼不好使，只要大家伙是同心的……

法還有……吃不安……睡不穩，用不上三天他們要自然而然的溜之大吉了，到那時後還不是咱們的天下麼？

玉卿：……倒好……怕人心不齊。

富廷：……公忱……門……來勸這個事兒

……公忱……信上不是說也叫你幫

……嗎。

玉卿：我……我……：……可是……：叫我出

……我……我……沒有那麼大的胆子呀！

富廷：你只會責成……

老韓：（在外頭）……你……吧。

李婦：（撒開竹籬進來）……呀！四叔大叔……

……吧，可……

富廷：……八路……你……麼？

李婦：不，不是，我……八路……兒……沒看見呢

……四叔，（……指出……所放）

玉卿：那麼你一直……這個……嗎？

李婦：是……！先我……王三還有他媽……

……南……住了不……

……聽……張……善……在……上……說……是「八路」

富廷：唔！要保險嗎？祇有上俺家西院地窖裡去

躲幾天，那個地方外邊的人誰也不知道。

玉卿：對了，那個到是個嚴密的地方。

富廷：如今祇有我在那裏住，要是你再不去，早晚

，晚上的邪又多不方便啊！

玉卿：「男女有別」也是理當的事！

富廷：可是如今除去我這家，再也沒有保險地

方了，嗚呼！他們抓去，那個罪可不是人

受的呀，作踐够了，以後再用刺刀通進小肚

子裡去，噯……噯……簡直是活要命呀！

李婦：四叔祇要你叫俺來跟着活個光，還有甚

噯不便宜的呢？可是俺那生兒怎麼辦，如

今還不知道在家裡哭成甚麼樣兒哪，你說

還能不要孩子麼？

富廷：那倒是小事啊，待會兒我叫老韓給你抱來

，娘兒兩個在這這個四五天等趙司令帶着

大兵把八路打回去，以後那時候你再出去

還不是一樣麼？

老韓：（跑近）壞了，壞了！

衆：甚麼！

老韓：剛才我在門縫裡看見張有善領一幫八路朝

咱這條街來了。

玉卿：噯呀，別上這兒來找房子呀！

老韓：去找房子，我聽張有善張嘸的說「早先住

下好開大會呢」？

李婦：我曉得！

玉卿：你在這兒吧！

老韓：噯呀，人家穢的要走你還得快走呢，我聽

張有善說頭一天的飯，全都讓你家管哪！

玉卿：（楞了一下）那怎麼能成呢？張有善這個

「黑八路」這是怎麼派的。

富廷：哼！這就叫做共產呀，管飯倒是小事，慢

慢的連你的家業也得教他們共了去，八路

軍就是這套一幫子「窮黨」弄到那兒先「

共一你的產，後「共一你的妻呀！

玉卿：富廷我看你還是大言壯語出頭辦這些事吧

，還真能天瞪着兩眼讓他們「共」了產

麼？

李婦：對！四叔他們是要幫要錢快給他們湊一湊

打發他們早點回去吧！咳！別應得他們真

的「生吃活人」哪？

老韓：我看這也是這麼一回事！

富廷：這時候你站在這幹甚麼，還不快去好好的看門。

老韓：唔！（走出去）唔！

富廷：這樣吧大哥，你趕快先去告訴大伙兒職空就往外跑跑叫他們大眼睜眼捉不到手也就沒法子。

玉卿：那是個家奴了不管了。

富廷：這就叫來了顧命不顧財的時候，

玉卿：丟了自己的東西還是小事，給趙司令存的東西，要是萬一有個損失的話那可怎麼辦？

富廷：那些東西可得好好藏起來，若叫他們……

老韓：（氣喘吁吁的又跑進來）來了（一跤摔在門口）來了，來了，（爬起來戰戰兢兢的）慫都快走吧！胡哨家來啦！

玉卿：我這不是走不出了嗎？

富廷：那你就走不走吧！他們若是硬要進來，你在

這兒就和他們應付付，只要能想法叫他們不在這裡就成。

玉卿：噫呀，這可怎麼應付啊！

（外頭有人喊）開門呀！開門呀！

李姑：四叔（混身發抖）四叔（遠遠的驚醒）放炮了。

老韓：是打雷呀（外面敲門聲更急）！

富廷：生兒他媽，快走，跟我藏著去。埋灣生兒媽向西院子走去）（玉卿坐立不安，老韓呆若木鷄）

（外面敲門聲中夾着王三叫喊聲：老韓！老韓！開門呀！）

玉卿：這是誰的聲？

老韓：好像王三。（外面叫的更急）大掌櫃的開不開門。

玉卿：你快去看看去！他們實在非進來不行，沒法子就開吧！

老韓：唔！噫呀！這是甚麼軍頭啊。（窸窣叨叨的走出去）

玉卿：（避在門口，聽了好久，突然看見桌上的

馬將）呀呀！這些東西留在這兒可不好，（趕快到桌布上的東西用桌布包起來送送小麗去）。

王三：（在外）這媽的小賊，還想尋着開門堵窗幹什麼？一面說着，一面走。老韓，兩下夾了，快把房子收拾收拾好再指導員在這裡住幾時。

老韓：好！我收拾。我又拾（向西院走）。

王三：往西院算計什麼？

老韓：不，不，怕去氣氣驚驚呀！

王三：快回屋呀！

老韓：唔！唔（驚慌走去）！

王三：（看看趙保元肖像）你別在上面裝不錯的了，下來吧！（連對聯一塊扯下來）

玉卿：（從小屋裡走出來）噯，老三這房子能住嗎？

王三：噯！你甚麼時候來的。

玉卿：剛才。

王三：那你爲甚麼不叫老韓去開門，怕八路到咱這來住是不是？

玉卿：噯，怕也（無濟於事）呀，我是說這房子……

王三：別說啦！你快叫老韓把房子好好收拾一下。我這就去請指導員來（要往外走）

玉卿：甚麼員？

王三：指導員，指導員。

玉卿：就是那個當官的麼？

王三：你有聽過開辟甚麼，快叫老韓收拾吧！（跑出去）

玉卿：（自言自語）指導員是甚麼官呀！

老韓：（拿着簸箕掃帚從西院出來）老三！

玉卿：走了。

老韓：不在這住了嗎？

玉卿：那能，教你快收拾哪！

老韓：我這就收拾，你快到西院告訴告訴四掌櫃的吧！他說真要是在這裡住他好下地窖

哪！

玉卿：不，我想歇這個空跑回家去。

老韓：那你就從後門去吧！揹着告訴四掌櫃的一聲不好麼。

王三：也好，咳……（嘆着氣走進西院）

老韓：（也喘了一口氣）咳！（掃起地來）

王三：（在外邊）快往裡吧！指導員。

老韓：嚶呀！（吓的扔下掃帚躲在桌旁）

政指：好大雨啊！（王三、政指、通訊員、張有善滿身淋漓的走進來）

王三：還沒有收拾好麼？

老韓：（不作聲，只是呆呆的望着政指）

政指：不用收拾了，咱們在這兒避避雨，還得出

去辦事哪？（把雨布拿下來亮着）我們這一

來可把您們二位泥壞了，您快坐下抽袋烟

歇歇吧！

有善：忙什麼了？這是誰辦的事啊。

王三：指導員我說話沒在的，您來啦，就是忙死

我也高興（正要蹲下抽烟）

有善：三哥，你挨着坐着叫他們快點燒水早些

送茶給同志們喝。

政指：不用慌啊，住住雨再去吧。

王三：這就去吧！（插門煙袋跑出去）

有善：老韓！你怎麼不快收拾房子呢？

老韓：收拾！收拾！

政指：別麻煩了，我們不能在這屋子住啊！

有善：怎麼不能住啊？前後五進三四十間房子還

住不開嗎？

政指：這倒住是不合適呀！

有善：他媽，這是漢奸頭長的房子，還管什麼不

合適的？

政指：正因為是頭長的房子，咱們更該留點心，

好好的調查調查，查查來住哪？你說對不

對？

有善：對！我這就去另找一份房子。

政指：等一回住了雨再去找吧！

有善：我這就去吧！房子，我呀！我這得去催催

他呀！（急出去）

政指：（向王三）你去叫劉排下來。

員甲：是！

政指：（向場地的老韓）老大爺別忙活了快歇歇

吧！

老韓：嚶呀！官長，你這稱呼我一個看門的老頭

子，擔當不起呀！

政指：那有甚麼，應該這樣稱呼你呀，（提着條

几上的懷錶）你把這個……

老韓：咳！官長，你若看好，你就拿着吧！

政指：不，老大爺，你聽錯了，我是說叫你把這
些貴重的東西收拾起來，如果有個損失，
那就不好了，你快拿回家去吧，我們不要
這個。

老韓：咳！你不要這個，我再另拿一塊給你。

政指：咳！你還是沒有聽明白呀！別說是這樣的
貴重的東西，就是你們家的一草一木，我
們也是不隨便動的，你聽明白了吧！

老韓：聽明白了。

政指：那麼你把他交給掌櫃的吧！

老韓：掌櫃的家裡沒有人，都……都走啦！

政指：他們都跑到那裡去了，你知道麼？

老韓：這個（驚慌）我一個看門的老頭子，那能
知道，那能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政指：不知道？唔。

老韓：對了，（掏出了一個堆滿油灰的皮夾子來
向政指跪下）啊官長！

政指：（慌忙攙起）老大爺，你這是怎麼的？

老韓：官長這是我積了好幾年的幾個工錢，你老
人家收下，買幾盒洋烟吸吧！掌櫃家的事
我是一字不知啊！

政指：你看，不知道也不要緊，你拿出錢來幹甚
麼，我們是八路军軍並不像趙保元那些一見
面就要錢的漢奸隊伍，你趕快把錢和那懷
錶一塊收拾起來吧！

老韓：（意外的）官長，你說的是真話嗎？

政指：這怎麼不真呢？（拿起錶給老韓）你快拿
着吧！

老韓：哎呀！這可真要謝謝官長了（欣喜的走進
後院）

張媽：（在外面）啊！老爺你放了俺的孩子吧！

別人說叫你抓來啦！

通訊員：（在外）沒有什麼事，你不信就進去
看看！

政指：甚麼事？（走到門口）

員甲：（擔着滿身泥濘的張媽）報告指導員劉排
長就來，我在門口碰見這位老大娘，她瘋

瘋瘋癲癲的硬說他這孩子抓來啦！

張媽：是啊（跪下）老爺，官長老爺，求求你把

俺孩子放了吧！我只有那麼一個孩子啊！

政指：（趕快攙起來）老大娘，我們沒有抓你的

孩子呀！

張媽：不，官長，人家親眼見你把俺孩子抓到這

裡來啦！

政指：（搖頭）這事誰說的沒有的事。

張媽：大老爺，你別欺我啦，快給俺孩子吧！他

剛才跑回來，不能叫他出去辦事啊！

政指：你的孩子叫甚麼名字呀！

張媽：他叫張有善，高高的個兒，二十拉歲，四方臉。

方臉。

政指：（想了一想）是那個張大哥嗎？

張媽：他在那兒？您快放他吧！

政指：我們沒抓他，是他聽見我們八路軍過來啦

，領着我們來找房子啊。

張媽：（直瞪起眼來）啊你又哄我，你不是八路

軍，你為甚麼不放了俺的孩子，啊，你：

……

政指：老大娘你先坐下歇歇吧！等一會他就來啦

（扶張媽）

張媽：（掙扎）啊呀！你不要抓我呀（向外跑去）

救命呀！有善我的孩子呀……（一下子

摔倒了）

政指：（快去扶她）老大娘！老大娘！

老韓：咳呀！這是怎麼啦？

政指：（向員甲）你快把那個張大哥找來（員甲

應聲出去）

政指：（向老韓）老大爺，你快開開那個小門，

先叫二位老大娘進去躺一躺，等會兒要個

張大哥來了再說。

老韓：是她呀！她瘋瘋癲癲的跑來幹甚麼？咳！

（開小屋門）官長，你快歇着吧！讓我來

攙她。

張媽：（睜開眼）你不是八路軍，俺孩子說過八

軍不抓人哪，老爺攙了俺吧！

政指：老大娘（扶起）老大娘，你先進去歇會吧

！張大哥一會就來。

王卿：（在西院）指導員官長，住在這裡嗎？

(走進來)

政指：晤！這，是王伯家嗎？

玉卿：不是，不是，這是畢家的房子；……我是

……

……

政指：這地這兒，我沒有看見，我一把她先扶到

小地……

玉卿：……

老韓：好！(張媽攙着玉卿)

政指：李先生，請坐吧！(坐下)

玉卿：謝謝官長(坐下)官長貴姓啊？

政指：你說我叫韓子謙，老先生以後你再別叫我

……

了。

玉卿：是，是。

政指：李先生的台甫怎麼叫？

玉卿：草字玉卿，這個，這個……(從袖筒裡

拿出一個小布包來了，這個貴軍閣到我們

這個小地來，老朽是毫無準備，這是我孝

敬的一點薄禮。(掏出一疊鈔)聊表合

作之儀，一切招待疏忽之處，還得請官長

……

……

……

……

……

……

玉卿：……

……

政指：……

……

……

玉卿：(吞吞吐吐的)倒沒有多大的……

……

……

……

政指：老先生你剛才提到派飯的事，是怎麼回事

……

……

玉卿：其實……（想）……這一個（稍停）

（不說也沒有什麼？我軍這次到我們這兒

來呀，本來我們應當好好招待一下，不過

老楊是個懶鬼，……準備不及……要派我

……（想）……這多口口實是……

政指：我倆並沒空閒吃呀！

玉卿：……（想）……實在想不得，剛才我在

……（想）……這多口口實是……

我……

政指：……有這話，我……帶到廚房，那隻紙飯

……（想）……這多口口實是……

……（想）……這多口口實是……

起來！

玉卿：……（想）……這多口口實是……

面下大雨，……（想）……這多口口實是……

吧！

政指：……（想）……這多口口實是……

通訊員：報告：（背着一麻袋鞋朝前）……

上）

劉排長：（下稱排長）報告指導員都搜索完了，

崗也設了，

政指：隊伍呢？

排長：隊伍住在一家鞋舖裡。

政指：怎麼能住在鞋舖裡呢？人家不做買賣嗎？

排長：是那位於張給我的房子，我一看咱們那能

住人家的商店呢？我又打發人找去了，找

……（想）……這多口口實是……

政指：這不對了，劉排長是帶着派飯吃麼？

排長：也是那位姓張的店呢。

政指：唔？（看了姓張）那是些甚麼？

排長：……

政指：（奇怪的）……

排長：（不自然的一鞋）……

政指：……（想）……這多口口實是……

排長：不，也是那家鞋舖的。

政指：……（想）……這多口口實是……

排長：那……姓張的……（想）……這多口口實是……

沒空分給同志們穿。

玉卿：……（想）……這多口口實是……

……（想）……這多口口實是……

政指：老先生你放心別說鞋舖是「集股經營」就是漢奸鑽長一人的買賣那也得等我們調查清楚以後交給政府處理，任何人也不能隨便沒收東西的（向排長）劉排長，那個姓張的呢？

排長：催飯去了。

政指：李老先生請放心，我們決不能那樣做，你先在這裡坐一會，我出去把這些事辦一辦一會就來，走，劉排長（劉排長通訊員一塊出去）

（玉卿送到門口鞠躬送行）

老韓：（從小屋走出來）大堂櫃的我聽這個八路說話倒挺好的也許……

玉卿：誰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快去告訴你四掌櫃的去就說他們不要我的錢啊？

老韓：唔，（走進西院）

張媽：（在屋裡）官長你放了俺那孩子吧！

玉卿：（站起）這瘋子！

張媽：（砸門）救命啊！你別把我鎖起來呀！我要找我那孩子啊！有善有善我那孩子！

玉卿：（跑到小門前）別吵，有善一會就來（回來吸烟）

富廷：（隨老韓進來）老韓你到街上去看看他回來好趕快告訴我。

老韓：唔？（跑出去）

張媽：（在屋裡）救命啊！你別鎖着我啊！

富廷：（開門）你……

玉卿：（擺手）別開門，那位指導員說讓他在這兒等有善呢？

富廷：不要緊我有辦法（開門）出來吧！

張媽：（出來跪下）有善在那兒，有善在那兒，你快把他給我，我要守着他再不叫他辦事。

富廷：你還找有善？

張媽：唔，官長你行好放了他吧。

富廷：放了他，八路要砍他的頭呢！

張媽：甚麼？（怔住）

富廷：八路要殺他。

張媽：我不信，你哄我。

富廷：不，我剛才親眼見的，往南大道上綁着走

了。

張媽：啊！啊救命啊！（跪下）你快把俺的孩子
揪出來吧！

宮廷：我自己保不回來，你還是出去滿街上吆喝

着：「八路軍要殺人吶，快來救命吧！幫
伙着大夥兒都知道了，才能把有營保出來
，快走吧！

張媽：唔，（跑向門外）八路軍要殺人哪，趕快
出來救命吶，八路軍要殺人吶！

玉卿：宮廷，你何苦去攪弄一個瘋子幹甚麼？

宮廷：這真是對付八路軍的辦法，你懂喇大哥。

玉卿：唔。

老韓：（跑進來）四掌櫃的快走吧！又回來了。

宮廷：（囑咐玉卿）你管怎麼別說我在家裡。

玉卿：我知道，（宮廷老韓跑進西院，玉卿向門

外迎接）

有善：（說着和指導員進來）指導員，漢奸鎮長
的買賣還不該沒收嗎？

玉卿：請坐指導員。

政指：請坐張大哥你也坐下，聽我告訴你，就說

是漢奸鎮長一個人開的買賣吧！咱們也電

交給政府處理，任何人不得隨便沒收的。

玉卿：不，不，鞋舖確實是「集股經營」的指導
員官長。

政指：那就更應該說善的處理了你放心吧！李老
先生，咱們抗日民主政府是爲人民辦事，
絕不能「馬虎從事」，沒收的是漢奸賣國
賊本人所屬之財產，至於漢奸和別人「
集股經營」的買賣，目前只有好好的看管
起來，等政府來調查清楚以後，除了漢奸
鎮長本身應得的財而外，其餘別的財產我
們保證分文不動一概歸還。

玉卿：對，對，這真是「大公無私」的高見吶。

王三：（從門外跑進來）有善有善你還不去看看
看你家大嬌子……

有善：怎麼？

王三：你家家大嬌不知怎麼啦，滿街吆喝着「八路
軍要殺人」同志们擋也擋不住，越擋他越
喊的厲害，叫她這麼一喊，莊戶人都吓的
往院外跑了。

政指：這是怎麼回事，剛才我還叫他在這家裡等

著吶（看小屋）咦，（向玉卿）她……

玉卿：（惶恐萬分）對不起，對不起指導員，我一

個沒說，她就一股作氣跑出去，這實在

是對不起……

有著：噢（焦躁的）真是忙死就麻煩。

政指：張大哥，你先別煩燥，你快去看看你家老

大娘，咱們借這三錢會同老百姓那招呼回

來，四個……

張媽：（在外面）八爺軍役人了，救命啊！

玉三：她又跑過來了。

第三幕

中西藥房裡佈置得異常簡陋。

曲尺形的櫃台，兩端靠着兩壁，左壁前

是通街的玻璃門，門後掛着中西藥房的招

牌，櫃台裡的壁上掛着一個小玻璃窗，右

壁前掛着一幅耶穌受難的大像，櫃台裡

政指：（向有著）咱們快走吧（向玉卿）老

再見。（大家出去）

玉卿：（鞠躬）指導員失陪失陪。

（玉卿凝視政指的背影呆呆的出神。）

老韓：（從前院出來）大堂裏的地又走了麼？

玉卿：（回頭問老韓）唔！

老韓：你說是不，看日本像西歐似的說的那麼

厲害哪。

玉卿：唔（嘆了口氣）也許……

（眼望着天花板墮淚着）

——徐徐閉幕——

貼壁放着一個木架，架上稀落的堆着幾種

藥品，玻璃窗前放着一張小八仙桌和一把

椅子。

正個的櫃台外面放着幾條長椅子，各種經

品廣告規律的貼在壁上，櫃台上的豆油燈

光閃閃灼灼射到每個購物上面，射到正午晚晴的甯靜身上。

雅軒：（荷書）主耶穌基督，感謝贊美你保佑我

一天平平安安的過去，哈利路亞，阿門。

王母：（推門進來）大先生！

雅軒：是你呀！這時候來幹甚麼？找老三嗎？他

沒來呀！

王母：咳！就是找着他也不能家去，我是來找你

再去看看有善他媽啊！

雅軒：天陰的對面不見人再加上下了這癆一場大

雨，街上不好走，我又是近視眼恐怕走不

去，還是等明天再去看她吧！

王母：她的病不要緊嗎？

雅軒：不要緊！（進櫃台裡）你再給她捎回這包

藥去，（包藥）她吃下去一會就睡穩了。

王母：快叫她睡穩吧，睡呀！她老是喊着「八路

軍要殺人吶」！可真叫她吓死了，大先生

你說八路這真能亂殺人嗎？

雅軒：（給王母藥）誰知道哪！那個指導員今天

在陞西頭開會的時候可說是不亂殺人吶。

王母：他們真能照着說的那樣作麼？

雅軒：看今天他們辦的這些事都叫人佩服，我聽

李三聊說章華成說那些鞋的事，八路上辦

的可真是大公無私呀！

王母：富廷可說那都是他們假裝的，住幾天他們

就好動手作踐人了。

雅軒：咳！富廷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絕信啊，吃

大烟的人說起話來總是愛「混吹亂擦的」

，你還不知道嗎？要是照他平常把八路說

的那樣厲害今天還有這個樣！

王母：是啊！這一天可算挺太平的。

富廷：（抱着一個小孩推門進來）咳！雅軒！瘋

了！瘋了！

雅軒：（驚慌的）啊！

王母：（低聲的）李福他老婆叫八路抓去強姦了！

富廷：甚麼？

雅軒：你聽誰說的富廷？

富廷：剛才我在北街上聽大年說的，他說今天一

天沒見李福老婆出門，光聽見孩子在家裏

哭一陣咳一陣的，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雅軒：唔！（皺着眉頭思索着）

富廷：我前天到李福家裡一看，屋裏一黑烏烏的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就就上去摸了一把，哎呀！光剩下這孩子在在那裡抖氣哪！

雅軒：……高聲壓時候，他媽抓了去嗎？

富廷：八路剛開進來的時候，別人就看見有一個當兵的從他那草院子裡把李福老婆拉走了。

王母：對了，今天早晨他和俺娘兒倆藏在蔥那草院子裡的。

雅軒：那麼這事是真的了……

王母：這孩子怎麼辦呢？

富廷：你先抱他回家去養活幾天吧！

王母：嗚呀！我敢嗎？

富廷：怕甚麼大嫂，八路在這兒住不長，等幾天趙司令領着大日本軍隊一來不用打八路就吓跑了，到那時候，李福還有個不來家嗎？你給他把孩子養活着他一定能好好的報答你的，你給，你快抱着吧！

（王母把小孩接過去小孩哭了王母哄着）

雅軒：富廷！這個……大胆的問你一件事？

富廷：甚麼？

雅軒：今天那個八路指導員在會上和大伙兒說日本已經投降了是真的？

富廷：唔！是投降了！

雅軒：既然投降了，日本軍隊還能回來嗎？

富廷：唉！日本人是向國民黨中央軍投降，不是向八路投降啊！

雅軒：實他是誰呢？趙司令還能乾嘛着投降嗎？

那他……

富廷：趙司令本來就是中央軍整，別看這幾年打的皇協軍的旗子，那都是爲了配合着日本兵打八路才那麼乾的，到了這時候只要把旗子一換，還不是中央軍了麼？這就叫「一曲線救國」你明白了？

雅軒：唔！原來是這樣回事！這下我可明白了！王母：我可說聽明白，親兄弟，趙司令自隊伍到底還能不能來？

富廷：怎麼不能，再回來不就又成了中央軍了！

（外面響了一槍）

雅軒：啊！槍！

王母：許是又到誰家去作踐人吧！

富廷：也許是動手搶東西了。

雅軒：哎呀！

麻子：（突的打門推開驚慌的）畢先生！

富廷：（急的）甚麼？

麻子：快來！（轉身就走）

富廷：雅軒！管誰問你也別說我來過呀！（跑出

去）

王母：四兄弟這個孩子……：

雅軒：你欺騙了家去婆活錢夫吧！

（外面又一槍）

王母：啊！又一槍！

雅軒：那你快走吧，我這就走了！

王母：哎呀！可吓死我了，（走出去）

雅軒：（把門緊緊的鎖好，他又向耶穌像禱告起

來了）「主！求求你保佑我的平安（有人

在門外敲門，雅軒急得的鎖在門後）

外面人聲：開門哪！開門哪！

雅軒：（就了鎖）誰？

外面人聲：我呼天先生！快開門吧！

雅軒：（聽了聽）有善麼？

有善：（在外）是我呀！快開門！快！快！

雅軒：沒有別人麼？

有善：（在外）沒有沒有！快點吧！

（雅軒迅速的開門有善竄進來，雅軒又

迅速的把門關上了。）

有善：（急切的）大先生！快點！快點！

雅軒：（忙問）怎麼他們動手了麼？

有善：動手了！

雅軒：（更加害怕）啊！

有善：你快拿出止血的藥來……：

雅軒：他們開槍打傷了麼？

有善：指導員掛彩了，你快去找藥去！

雅軒：（詫異的）甚麼？

有善：快點吧！給你錢啊！

雅軒：不，不是……：

有善：不甚麼，你快找藥去吧，一會就給你送錢

來。

雅軒：我不是怕不給藥錢，我到底不明白是怎麼

回事呀！

有善：指導員叫壞人打黑槍打傷了，我來請你去

上藥。

雅軒：那麼剛才那兩槍不是八路放的了？

有善：人家無緣無故的放槍幹甚麼，你快找藥去
吧！

雅軒：（一面找藥一面說）你若早說明白了我何

至於害怕呢？

有善：你也太胆小了，放個三兩槍就怕甚麼？

雅軒：你是不知道在這人心惶惶不定的時候，誰
不害怕呀！何況剛才又說是動手了，我能
不害怕麼？

有善：我是說壞傢伙動手了！

雅軒：我問的可是八路啊！

有善：噫！你怎麼還是把八路看成亂殺亂奪的隊
伍呢？今天會上人家指導員講的那些話你
沒聽明白麼？

雅軒：明白倒明白，就怕作不到那一步呀！

有善：我保險人家說到那裡做到那裡，收拾好了
咱們快走吧！

老韓：（打着燈籠推門進來）大先生，你快……

（看見有善忽然不說了）

雅軒：甚麼？

老韓：唔！唔！（說不出來）

有善：老韓！你這是怎麼了？

老韓：我來要……來要止血的藥呀！

有善：誰叫你來要的？

雅軒：那個指導員麼？

老韓：不，指導員在南衙衛頭和李玉卿說話哪！

有善：哦！指導員掛彩了，怎麼能出來哪，老韓
，真是他嗎？

老韓：是他！我和李玉卿剛從這個……這個剛從
鞋舖裡出來，就碰上他了，還有十幾個當
兵的。

有善：唔！大先生！你先等一等，我去看一看是
怎麼回事。（跑出去）

老韓：哎呀！他可走了！大先生！你快拿點止血

藥給我，我得快回去呀！

雅軒：你要止血藥幹什麼？割破了手麼？

老韓：不，我是給……給……

雅軒：給誰呀？

老韓：四掌櫃的叫我來要的。

雅軒：他怎麼了？

老韓：他，他沒怎麼的！

雅軒：那麼他要止血藥幹甚麼？

老韓：我，我不知道呀！你快包點給我拿回去吧

，四掌櫃的要的很急吶！

雅軒：管怎麼說我也得問明白了，病況才能發藥

呀！

老韓：我不明白呀，等會兒李玉卿不能不來告訴

你是怎麼回事，你還是趕快包藥給我吧！

雅軒：不，無論如何，弄不清楚病況我是不發

藥的。

老韓：哎呀！這可怎麼辦了（思了一下）噯！大

先生我實話告訴你吧……

玉卿：（在門外）指導員！雅軒就是這裡！

雅軒：哎呀！指導員來啦！（出櫃台迎接）

老韓：壞了！壞了！把事情就誤了！

（玉卿推開門把指導員讓進來）

雅軒：（鞠躬）指導員！快請坐吧！我這就給你

上藥。

政指：謝謝老先生的關心，我們衛生員已經給上

好了，大家都請坐吧，（都坐下）

雅軒：哎呀！指導員這回受驚了。

政指：我何沒有甚麼？老先生受驚了吧？

雅軒：這個，我……還不怎麼十分害怕哪！指導

員！

玉卿：雅軒！指導員真不愧「身經百戰」，「久

鍊成鋼」呀！剛才受了傷，還仍然是「面

不改色」，可憐得連「當代名將」呀！

政指：老先生太誇獎了，這要一點小病沒有甚

麼關係的。

玉卿：別看是你小病，可累不容小呀，就像我吧

！剛才一聽見槍聲，我就吓得魂飛魄散的

的，不叫「路上遇到捕魚員」事情給我解

釋明白了，我會嚇得一點「魂」都沒有了……

雅軒：玉卿！別說是你，咱們這兒沒見過戰爭的人

管誰聽見槍聲也會嚇的！

玉卿：是啊！指導員說得對，咱們「無敵英雄」才

邀着我到你這兒去看看哪！

雅軒：噫呀！這可得謝謝指導員的關懷了！

政指：這是我理當的事，不叫大氣不好，我早就來拜訪老先生了！

雅軒：不激當，不激當！我也是因為指導員公務繁忙，不便打擾，所以也沒有及時的去問候，這一點還請指導員原諒！

政指：不要客氣，只要二位先生有工夫，我是非常希望咱們常在一塊談談的。

玉卿：是！是！

雅軒：怎麼樣指導員，現在傷口有些痛嗎？我給你敷上點止痛藥吧！

政指：謝謝你，我一點也不痛！

老韓：（向玉卿）老掌櫃的……止痛藥呀……你……

玉卿：這兒沒你的事你快走吧！

政指：（看了看藥架）雅軒先生，藥品還都齊全嗎？

雅軒：快別提了，指導員。前幾年各種中西藥品還都有一點，自從趙部來了以後，今天這一個打一針六〇六，明天來要一包戒煙丸，咳，光吃葯不給錢，一壘氣把我的這個小

葯房給賠倒了，現在只還剩了葯架子上這點點貨底子了，我想早些兒折兌出去，也好抽出身子來幹別的！

玉卿：咳，指導員！從前我們這鎮上一共有二十八家商店，這二年接二連三都倒了，剩下幾家小買賣，貨架子上也是「空空如也」！這回貴軍一來，也都得歇業呀！

政指：這是爲甚麼？

玉卿：（支支吾吾的）這個……這個……

政指：爲甚麼呀！

雅軒：指導員！我說吧，我們這兒從前聽說共產黨八路軍反對私人作買賣，反對發財，所以你們來了，大家伙兒也就只好歇業了，不過，我的歇業可不是爲了這個。

政指：管誰也用不着歇業，我們共產黨不

但不反對私人發財，只要不是囤積居奇的奸商，我們還保護大伙兒經商發財哪！二位老先生，現在日本已經投降，咱們要建國了，要想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就得想辦法來發展咱們的工業商業才行啊，二位

老先生我說的這個道理對不對？

雅軒：對！對！

玉卿：這實在是一「治國之道」啊！

政指：我們初次到這縣來和各商號都不熟悉，希望二位老先生能把我剛才說的這些意思，觀察見到其他商號談一談，叫大家放心下來迅速的開市，如果有甚麼困難的話，政府還能設法幫忙。

雅軒：是！是！只要大家不害怕了，陸陸續續的也就開張了！

王三：（推門進來拿着稱）指導員在這哩呀！有甚麼來呀？

政指：他辦別的事去了！

王三：嗚呼！指導員！我可叫俺縣這些人氣壞了！你看同志們來到咱這兒一天了，到如今舖草還沒籌齊，這還像話麼？

政指：這到沒甚麼，下雨天舖草也就難籌啊！現在有多少就舖多少！等我回去叫大伙兒擠一擠，湊付一宿，明天再想法籌吧！

王三：不用你回去說了，同志們也是像你這麼說的，如今都擠把着住下了，咳！這真太對不起同志啦！

政指：那裡話，我們只覺着太麻煩你和那位張有善先生啦！天到這時候了，我看你早早去睡覺吧！

王三：不，我叫他們氣的睡也睡不着啊！

政指：（微笑）快別生氣了，凡事得一步一步慢慢的來啊！

王三：老三！咱們都走吧，指導員也該休息了！

政指：不，不，只要大伙兒不瞓，咱們再說會話有多好呢？

雅軒：指導員，你還是早早休息吧！剛才受了傷

……

王三：甚麼？傷受傷了？

政指：唔！不要緊，（指包紮之左手）很輕！

王三：怎麼受的傷？

王三：你還不知道嗎？

王三：我光忙着去籌舖草，管甚麼我也不知道呀，指導員，是怎麼回事呀？

玉卿：你不打聽吧！指導員應該休息了！

政指：不，我再把這個事說說也好！

王三：對！對！

政指：先同我領着八個同志出險看了看地勢，回來時候，路過一個拐角，這時候忽然從衝衝打過一顆子彈來，把我的左手掃了一下。

王三：不錯！我聽見放槍來！

雅軒：唔！（點點頭）

政指：這時候，我們眼睜着一個黑影跑了，我們叫他站住，他也不聽，一眨眼的工夫，就看不見了，等到這條大街的時候，又看見好像有兩個黑影往南跑，管怎麼喊，他們也不住下，我們那個小通訊同志，朝着他倆打了一槍，模模糊糊的看見倒下了一個，等我們纔到跟前又沒有了！

王三：趕快打着燈籠照腳印呀！順着腳印找！

政指：對了！已經找去了！

玉卿：下了一天雨，滿街爛泥，很難找出腳印來呀！

王三：（搔頭）這能是誰呢！

玉卿：許是外險的人吧！

政指：不管他是那兒的，總會調查出來的！

王三：還得趕快調查啊！指導員，他媽，今天傳出的這些謠言，定準都是這些壞蛋幹的！

政指：很可能！

玉卿：「謠言惑衆」太可惡了！

王三：指導員，也許你還不知道吧，剛才我家去又聽見俺媽告訴我，說是憑把李福的老婆搶去了！

政指：唔！又出來這種謠言了！（沉重的）

雅軒：我還沒好意思的問你哪！指導員，我也聽到別人這樣告訴我呀！（稍停）自然我是不相信囉！不過，事情也湊巧，確確實實的，李福老婆一天沒見影哪！

政指：唔！（思索一回）這個事可得好好的調查一下。

王三：叫我看硬問畢富廷，就能查出個「水落石出」來！

玉卿：（着急的）你……

政指：誰？

王三：舉富廷！

玉卿：老三！話可不好這樣隨便亂說呀！

王三：俺媽說就是聽他說的，李福他孩子也是舉

富廷把俺媽的……

政指：唔！

王三：叫我看看「批着嘛線我引頭」，抓着那些造

論的，就不用客氣，先遊街，後槍斃，他

媽的，再就該敢造了！

政指：不是這樣的，只要你們悔過自新，我們共

產黨八路軍寬大為懷的。

王三：管怎麼說，也不能太便宜了那些東西啊！

（張老六推門進來）

老六：指導員在這裡嗎？

政指：在這裡，老人家，你有甚麼事嗎？

老六：唔！指導員！我家有趙保元隊伍上任了一

點破東……呀！

王三：那還算甚麼？交上就得了！

老六：是……啊！我聽了指導員今天在院南頭講

話以後，我就家去拿出來，交上了！

政指：好！你作的對呀！政府還還有獎賞呢！

老六：不用，還用得甚麼獎賞！指導員你……

……你……

政指：你還有甚麼事情嗎？

老六：都拿出來了，再多一點也沒有時，別再

問我要了！

政指：不懂，不懂，你放心吧！

老六：別人告訴我說你嫌我交的少，還得再升幾

拿，拿不上就抓我去砍頭，指導員，我實

在沒有了，你可憐可憐我吧！

政指：沒你的事，我……沒有那……呀！

雅軒：這又是誰告訴的？

王三：誰這麼告訴你的？

老六：別人還說讓我跑到外院去，別等着送

死呢。

雅軒：這是誰說的？

玉卿：可惡！可惡！

王三：快說是誰說的？

老六：（看了玉卿一眼）這是……別人告訴我……

啊！

老三：誰呀？誰呀？你快說呀！

老六：這……

政一：必硬問是誰了！老六，你放心吧！我

們絕不會那樣作的！

老六：真的嗎？那我可是謝謝了！

政指：怎麼還用謝呢！你快坐下歇歇吧！（向雅

軒，玉卿，二位先生，現請諸君讓座，讓大

家不要輕信謠言，好好的安居樂業，商店

學校，該開市的開市，該開學的開學，趕

快組織起來各種團體，以社會秩序穩定起

來，二位老先生你說對不對？

玉卿：對！對！真向國家，離除謠言，免得影

響社會治安！

政指：就是那戶人吧！早了！早了！好容易

盼了這一年，你終於收拾收拾地裡的營生

了！是吧？

老六：是啊！自打對算的一點也不錯呀！那些日

子光早不說，趙高在這裡，前天價孩小

工，修園子，莊戶人地裡營生管甚麼也撈不着幹，眼看著就得活活的餓死啦！

王三：哈！哈！「命不該絕總有救」呀！總算陪

這一帶莊戶人走了這氣，六叔，你看，

漢奸跑了，八路也來了，雨也下來了，怪

不得張有善常說：「八路軍是救星」啊，

你只要仔細的品品滋味，真不假啊！

員甲：（定進來）報告指導員，劉排長請您回

去。

政指：你們回來了麼？

員甲：回來了！

政指：怎麼了？

員甲：抓着了！

政指：幾個？

員甲：兩個男，一個女的！

政指：唔！（向衆）各位在道，玩吧，我回去

辦點事，咱們明天再談吧！

衆：是！是！（玉卿夫婦的，和軒好媳婦的，老

六害怕的，王三敬明其妙的）

政指：不見！（和員甲走出去）

玉卿：（嘆口氣）咳！壞了！

老六：這不！道抓人嗎？咳呀！咱們趕快去把

！（奔出去）

王三：不，不，定還是抓着打黑槍的了！

雅軒：他是誰呢？（自語的）還有女兒！

玉卿：咳！（又嘆了口氣）

王三：管他是誰吧！抓！我不能輕饒了他！

玉卿：（嘆了口氣）咳！

王三：大叔你怎麼老是嘆氣嘆氣的幹什麼？你還

知道是誰呢？

玉卿：（搖頭不語）……

有善：（進來）打黑槍的時候咱抓住了，大伙兒

知道了吧！

王三：知道了！

雅軒：有善？是抓着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嗎？

有善：唔！

雅軒：何處是誰呀？

有善：畢富廷！

雅軒：他？……

玉卿：咳！（低頭吸烟默然不語）

王三：我估量就是他。

有善：還有老韓！

雅軒：老韓？

王三：那個女的是誰？

有善：老韓老婆！

雅軒：（驚奇）誰呀？

雅軒：不是說老福老婆昨天抓去了嗎？

有善：那還是畢富廷造的謠言。

雅軒：這倒像似！

王三：（向玉卿）大叔！怎麼了！別緊他吧？

玉卿：（搖頭不語）

雅軒：有善！你快回頭說給大伙兒聽，到底是

怎麼回事？

有善：這事可真鬧了！想不到我跟着同伙的時

候條大街找腳印，一不留神，就給抓了！

後來在畢富廷門口，忽然發現了一大堆

血！

衆：（驚）血！

玉卿：（失聲）啊！

雅軒：那裡來的血？

王三：噫！你忘了指導員說打倒一個麼？

有善：對了！

雅軒：打倒的是誰呀？

有善：現在還不知道！

雅軒：不是抓着了麼？

王三：（疑問的）怎麼能不知道哪？

有善：你聽我說啊！他順着血跡一直找到了畢富

悅家的大門口，大門關的緊緊的，怎麼叫

也叫不開！後來我爬牆進去，大門又

順着血跡一直找到他那個小房間裡；正廳

上畢富廷和着韓兩個人拉着李福老婆從一

個地窖子裡爬出來。

王三：怎麼？李福老婆打罵了麼？

有善：不！是畢富廷和拉着李福老婆逃跑啊！

同志們把他們抓住以後，問他們這血是從

那裡來的？他三個都說不知道，後來李福

老婆看見我了，才哭着叫着的把事情說明

白了！

王三：他說是誰的血？

有善：她沒說這個，他說的是畢富廷把她藏在地

窖裡，硬逼着把她強姦了！

王三：怎麼？

王三：畢富廷這小子真媽的該死！他強姦民女

，却給共產黨送給！

王三：咳！罪過！罪過！簡直是罪過！

雅軒：王三會替罰他的！

王三：有善，到底不知道是誰的血嗎？

有善：指導員說連部裡一個一個的問他們

吧！

員甲：這是一張大哥！他位是余玉卿老先生！

王三：啊！

王三：一指一說！

王三：（鞠躬）我……我……

員甲：唔！這指導員請余老先生和張大哥到城郊

去趟，商議個事。

王三：（驚慌）甚麼？他個個我咬上了嗎？哎呀

！同志，這裡面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

是一字不知呀！

員甲：老先生，你指導員說請你不要害怕，今

是請你到城郊辦事，一會就回來了！（區

有善：張大哥！你快領着王先生去罷！我

還要去辦別的事。（敬禮走出去）

有善：走罷！大叔！

玉卿：你自己去罷，我不去！

有善：你那能不去，人家指導員請的是咱們呀！

玉卿：我求求你，去替我回稟一聲，說我是富廷

的事情我不知道就行了！

有善：不，不！還是咱們去罷！咱們知道多少說

多少還不行麼？

王三：哼！你敢說一點不知道嗎？大叔！

玉卿：不知道！不知道！我早回家了！

有善：他這，還是咱們去和指導員談完了再回

家也不晚哪！

雅軒：好！王卿！人家指導員坐請你，不去不

好啊！

玉卿：一去我就回不了家啦！

有善：這道是怎麼說的？

玉卿：「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還能不押起我來麼

？我不敢去！

雅軒：玉卿！叫我看，你還是去看看罷！你又沒

犯甚麼罪！那能押起你來！

有善：好！你沒聽見指導員說過麼？八路軍是

不亂抓人，亂押人的。

玉卿：說說！你是作，誰敢保護哪？

王三：（直爽的）我敢保證，真是的……大叔

，你也不想隨便要押起你來，你就是家去

，當不當啊！

雅軒：好！就要打算押起你來，剛才來的那位

同志，豈能不替你走嗎？

有善：大叔！咱趕快去罷，人家指導員還等着咱

們呢！

玉卿：唉！真是一禍接一禍。啊！（無可奈何的

奔到門口又放下了）喂！有善還是你自

己去罷！富廷的事我從來不聞不問，叫

我去說甚麼？

有善：快走罷（開門）誰？

李婦：我呀！（進來）王先生……

衆：你……

雅軒：不是把你抓起來了麼？

李婦：事情問明白了以後，把我和老韓都放回

了！

有善：（向玉卿）大叔！怎麼樣？八路軍不隨便

抓人吧？咱們快走吧！

玉卿：（點點頭）唔！

李婦：（向玉卿怨恨的）大叔，你不該叫俺聽畢

富廷的話啊！

玉卿：那不能怨我啊！

王三：你不是說你管甚麼事都不知道麼？

玉卿：唉！快走吧！有善！（很快的走出去）

（幕閉）

第四幕

幾天以後，天是晴朗的，早晨的太陽暖煦煦的照耀着整個的×鎮。在佈告處畫上了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像，圍牆上也寫着一條嶄新的標語——「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

丁字路口上的老柳樹又生氣勃勃的隨風飄揚了，枝頭上小鳥在鳴。中西藥房的窗子開了，台階上擺着幾盆鮮花，從窗上可以看到擺滿藥品的藥櫃。「敬業收賬」的小紅貼上蓋上了一張嶄新的紅帖兒——「開市大吉」，李雅軒把招牌掛好

以後，開情的欣賞着這美麗的清晨。

李婦：（從北邊過來）大先生！你今天也要開市嗎？

雅軒：唔！小生可好了嗎？

李婦：你給的藥真見効！孩子吃下去就好了！

雅軒：唔！生兒媽，這幾天你還難過嗎？

李婦：唉！大先生，快別提啦！一想起畢富廷那塊賊骨頭作的那些事來，我要不叫有生兒

這感個累贅！早就一頭碰死了！

雅軒：那是何苦呢！誰好誰壞大家伙都知道。畢

富廷那東西簡直是高惡滔天啊！造了那麼些謠言，作了那麼壞事，還死不承認，無怪大家伙要求槍斃呢！

李婦：槍斃！叫我看菜刀割，也真便宜了他，他把俺大孩子作踐成那樣子啦！（低頭）要不叫八路同志把俺救回家，恐怕連俺的命也得葬送在槍口裡呢！大先生，八路軍真救命恩人啊！

雅軒：是啊！若不叫八路軍把畢富廷抓走了，畢富廷把你拉到大外灘，說不定能殺了你，他——八路我賊哪！

李婦：對了！指導員昨天在會上也這樣說哪！

雅軒：又開的甚麼會？

李婦：開的是家裡有人當二鬼子的會啊！

雅軒：唔！偽屬開會呀！指導員都講了些甚麼？

李婦：他說鬼子已經投降了，誰家有人在外邊當漢奸的，趕快寫信，把他們叫來家向政府裡報告悔過哪！

雅軒：對了，這時候再不悔過自新，往後就沒

有這樣的機會了！

李婦：是啊！大伙兒也都想開這個理了！都回家寫信去了，大先生，我想託你給俺生寫他

爸寫封信，叫他趕快回家哪！

雅軒：可以！可以！寫就寫吧！

李婦：你編排着寫吧！具體叫他叫來家寫行！

雅軒：好吧！吃過飯你就寫吧！

李婦：這又得麻煩大先生了！

玉卿：（從門邊吸煙進來）雅軒！（玩笑的）

（你看別人忙得連氣喘不上來，你卻有心思在家裡當個玩鳥的，可真够清閑了！）

雅軒：「能者多勞」囉！

李婦：大叔！這幾天你怎麼這樣忙啊！

雅軒：哎呀！現在焦玉卿，最富了咱這鎮上的委員了，你還不知道麼？

玉卿：咳！什麼委員不委員的，誰請着新鎮長把

空辦好就行了！

李婦：（諷刺的）大叔真是有能力的人哪，頭幾

天幫着舊鎮長辦事，這幾天立刻又幫着新

頭及辦事！別人真比不上你呀！

玉卿：囉，你怎麼又提起頭幾天的事情來了，頭

幾天我真像吃了迷魂藥一樣啊！幸虧指導

員給我進行了幾次政治講話，我才「恍然

大悟」了，現在呢？指導員說我「大有進

步」了！哈……

雅軒：（開玩笑）現在指導員再來叫你去談話，

你再不能像那天晚上那樣了吧！

玉卿：嘿！那都是我一時的糊塗啊！

李婦：大叔！你不知道，畢富廷那塊賊骨頭

，槍斃了沒有？

玉卿：還沒有吧！

李婦：還留着他幹甚麼？（咬牙切齒的）早些把

他弄死，我也好早早出這口氣！

玉卿：那能！那能！

李婦：怎麼？大叔，你還捨不得把那塊賊骨頭弄

死麼？

玉卿：唉！你這是怎麼說的！「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我怎麼還會捨不得，我還沒受够

他的騙嗎？

雅軒：依我的意思，也是早些把畢富廷槍斃了

才好，留着那麼塊死不回頭的禍害，沒有

甚麼好處呀！

玉卿：指導員說縣政府還沒問完口供哪！

李婦：還用問甚麼，他辦的那些事，槍斃刀砍那

一條也够上了！

玉卿：唉！現在的政府可不比從前啊！不把口供

問得清清楚楚，人家是不能輕易判決的！

雅軒：怎麼？畢富廷還沒把王麻子的下落供出來

麼？

玉卿：這個事我可就不知道了！

李婦：大叔！你也不知道王麻子藏在那裡麼？

玉卿：你和他倆住在一個地窖裡你都不知道我怎

麼能會知道呢？

雅軒：這個東西，不是已經受傷了麼？他能藏在

那兒？

玉卿：你放心吧！早晚就抓住了！

王母：（在北邊招呼）生兒媽？

李婦：做甚麼？

王母：同志要給你往外抬糞哪，你快來家看看

吧！

李媽：好啊！（邊走邊）那好這樣啊！

雅軒：（憤慨的）唉！世上竟有這樣好的隊伍，真

是人民的福音啊！

玉卿：我還不知道哪！昨天指導員讓領公證趕快

到青島去，咱們領上有多少貧民，要把沒

收的東西分一份哪！

雅軒：這真是「爲民謀利」啊！

玉卿：雅軒，你對我想想咱能有多少貧民。

雅軒：怎麼還用想，老戶口冊上不是攔在你家麼

？找出來看看不就行了嗎？

玉卿：不！（低聲的）已經埋藏起來了！

雅軒：啓出來呀！

玉卿：不敢啓……（搖頭）那……那還有別的東

西！

雅軒：怕甚麼？只要是公家的東西，一塊交上去

行了！

玉卿：（吞吞吐吐的）是……是快槍啊！

雅軒：槍？

玉卿：咳！提起這個事兒來，我是真後悔不及呀

，前幾天我心裡糊塗老是害怕趙保原還能

再回來，問我與這些東西，所以我到底沒

敢往上交，現在呢？你知道東子漢奸都是

「一敢搶地」不能自來了；有心把槍交出

來，又怕指導員怪我交的晚了，你說這可

怎麼辦？

雅軒：叫我聽管他早晚的當還是快交出來吧，不

然的話住越晚，萬一指導員調查出來，

那你可以「知法犯法」了！

（王母攙着眼媽從北邊走過來）

眼媽：唔！大先生和女兒弟在這兒說話呀！

玉卿：是啊，大嫂，你好些了麼？

眼媽：好了！

雅軒：你在家躺着吧！出來幹甚麼，再把病累翻

了可就難治了！

王母：是啊！我也是這麼說，可是大嫂子老是想

着出來看看他家的房子收拾好了沒有，她

急着要搬回去呢？

玉卿：急什麼？在誰家住也是一樣啊，老三家要

是不寬綽，你就搬到我家裡住吧！



張媽：不，我不能再去麻煩你！如今我的病好了

，我想着出來帮着收拾我那幾間房子哪！

下卿：（笑了笑）哎呀！還用着你出來幹活麼？

這幾天大伙兒一齊動手，再搭上同志們幫

忙，你家的房子已經收拾好了！

張媽：（咀角裡掛着微笑）我這回可不愁了！

雅軒：快到裡屋歇一會吧，在風道裡站着說話沒

有甚麼好處！

王母：進來吧，去邊！（他攙着張媽正向裡走）

（政指和官善從南邊走過來）

衆：如導員！

雅軒：如導員！傷口好些吧？

政指：再過兩天就可愈了。

有善：（上前扶住張媽）媽！你怎麼又出來了？

政指：（向有善）負長！你又沒帶家去看大娘

麼？

張媽：（感激的）不，指導員我不找她呀！自從

那那天跟我說了半天話，我心裡就亮亮了

，我這道有善的事務忙，我不願叫他

常守着我，就讓瞎子去喇！剛才我是

想着出去看看我的房子，那知道大伙兒

和同志們早給我修理好了，真叫人過意

不去呀！

王母：是啊！指導員！同志們成天價忙的了不得

，還再認着俺又是抬糞，又是挑水的，真

叫人不高意啊！

政指：沒有甚麼，咱們八路軍向來就是這樣啊！

我們一年的吃穿，都是老百姓給我們的，

幫助大伙兒幹活，那也是應該的呀！

張媽：哎呀！指導員，你真是怎麼說的，當初漢

奸隊伍在道的時候，別說還幫着幹活，成

天家骨肉好魚的伺候着他們，又打又罵的

哪！

政指：對呀！王大娘，你還是回家躺躺着吧，你

還長生金好啊！

張媽：（嘆）我這一家去。

有善：（吧）媽！（和張母兩兩地走）

雅軒：（吧）媽！你把那病一請和指導員談談吧！

王母：（吧）對！

政指：甚麼事啊！

：指導員，我真慚愧呀！還個……這個，畢

公忱沒跑的時候在我家後院裡藏了一包東西，看樣裡而能有快槍，我看指導員你派幾個同志去啓出來吧，在這個時期，勿使有用之物藏之於地，應該供獻出來的。

政指：很好！很好！老先生能這樣自動的報告出來是再好也沒有了。

玉卿：我報告的太晚了，應該向指導員請罪呀！
政指：沒有甚麼關係，待會兒我就打發人去拿吧！

王三：（拿着紅纓槍從柵欄門裡跑過來）指導員！指導員！

玉卿：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政指：甚麼事？

王三：我在崗上遇見西門劉世春到咱咱找木匠：

雅軒：他找木匠有甚麼要緊……

王三：他說昨天在關家莊遇見咱們的隊伍又開過來了！

玉卿：是咱們的隊伍嗎？

政指：是啊！昨天就接到信了，說是今天來，估

計時間大概快到了吧！

玉卿：那咱們快快預備預備好去歡迎啊！雅軒等等着善回來叫他快通知全鎮預備開水，我這就去把槍啓出來。

王三：上那裡啓槍啊？

玉卿：到我家。

政指：（向王三）這民兵上不是想着要快槍嗎？

你快帶着去拿吧！

王三：好！好！這回可有了快槍了！

玉卿：快走吧！老三！（二人向北走去）

政指：雅軒先生，我們在這裡住了五六天了，見到我們那裡有不够的地方給我們提些意見好不好？

雅軒：指導員你太客氣了，我看咱們隊伍管那裡

都好，我真提不出意見來呀！

政指：你聽到別人的意見也應該告訴我們，幫助

我們進步呀！

雅軒：像您這樣好的隊伍，除了像畢富廷那樣的壞蛋管誰也沒有意見啊！

老六：（在北邊喊着）同志！同志！你拿着吧！

老六：就這樣吧，指導員。我實在不知道說甚麼

好了，我這就給同志送了去。（向南走去）

排長：不，我自己去帶吧！

政指：一定照着行市，錢哪！

排長：是！

雅軒：唉！同志你別叫那位有病的同志吃得太多

了啊！

排長：是！是！（向南跑去）

玉卿：（王三說着話過來）這可是些好槍啊！

王三：這當我可得背上一棵了（得意洋洋的扛着

三枝快槍走過來）

玉卿：指導員，一共三棵都拿來了！

政指：（走上前去看）好！

王三：（攆起槍來笑嘻嘻的）指導員，我要是再

穿上套軍衣，備上了彈布袋你說像不像個

兵？

政指：像，還是個挺棒的好戰士哪！

雅軒：是條好漢子！

玉卿：真是這個「趕趕來去」！

王三：我早打算好了！先在民兵上幹幾天等我學

會了放槍，我也得當個八路啊！指導員！

你不要學！

政指：我們是歡迎極了！

玉卿：老三真是這個「男兒志在四方」將來準是

咱們鎮上「出類拔萃」的大人物啊！

政指：（笑了）是呀！這位大哥進步得很快呀！

王三：大叔！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一載」

文我就頭痛，你說的這些話，我連一半也

聽不懂，就是你罵我幾句我也聽不懂啊！

玉卿：那能！那能！雖然我是「信口開河」但這

也都是「聖賢之理」啊！

王三：別人越聽不懂，你越來越這些個，（不耐煩

的）真是……

有善：（從北邊跑過來）指導員咱們的隊伍來

了！

王三：我看看去。（攆起槍來從柵門跑出去）

玉卿：唉呀！到如今還沒預備水這可怎麼好啊！

有善：不要緊，這正是吃飯的時候，我已告訴

大伙兒，先把飯水端出來，給同志們喝

呢！

靡子：（呻吟着）哎呀！哎呀！

雅軒：（穿着雪白的外衣手拿着藥品走出來）同志打在那裡，願主保佑你平安！

有善：那是同志！是王麻子呀！

雅軒：（看了看）呸！「王」這名字，總算氣着你了！（放下藥品，脫下外衣）

靡子：（呻吟）嗚呀！痛死了，你快打我吧！

政指：你不用怕，只一連打三下，保證，能改過自新，我們對你還一客不誤兩客。

靡子：謝謝同志！……我……我……現在我真後悔不及呀！

有善：你還知道後悔嗎？

政指：好吧！我把他弄死吧！（進屋去有善和兩個戰士把王麻子攙一屋去）（正印、着茶壺、茶碗，李知言高、拍水，王母端着

一盆水，王媽端着一個碗，陸續的從北邊過來）

王卿：（邊走邊說）快……快……這還來，放在這些椅子上。

政指：（向王媽）老大娘，你這出來甚感？

王母：……

王媽：……

王卿：……

王媽：……

王卿：……

王媽：……

王卿：……

王媽：……

張媽：……咱們團長又來了，我得出來迎一迎

哪！

王母：……

……

王媽：……

……

王卿：……

……

王媽：……

……

王卿：……

王媽：……

王卿：……

王媽：……

……

王卿：……

王媽：……

……

王卿：……

王媽：……

【58】

有聲：（喊）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

衆：（喊）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

（隊伍行進着）

（人們熱烈的敲着擊面上都浮着不可形容

的愉快）（幕徐徐閉）

——劇終——

一九四一、七、初稿

一九四五、九、七修稿

